

中国历代禁毁珍版小说

(上卷)

第四集

锦 香 亭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禁毁珍版小说/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4. 3

ISBN 7 - 88050 - 480 - X

I. 中... II. 北... III. 文化—中国—资料 IV. I6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889 号

中国历代禁毁珍版小说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40

字 数 806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480 - X

定 价 880.00 元(全 40 册)

目 录

卷之一

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	(253)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	
.....	(255)
第三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	
.....	(260)
第四回	
金马门群晬节度使	
.....	(264)

卷之二

第五回	
忤当朝谪官赴蜀	
.....	(265)
第六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	
.....	(269)
第七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	
.....	(272)

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	
.....	(276)

卷之三

第九回	
啸虎道给引赠金	
.....	(279)

第十回	
睢阳城烹僮杀妾	
.....	(282)

第十一回	
雷海清掷箠骂贼	
.....	(286)

第十二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	
.....	(289)

卷之四

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	
.....	(292)

第十四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	
.....	(296)

第十五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	
.....	(299)

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 (303)

卷之一

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词曰：

上苑花繁，皇都春早，纷纷觅翠寻芳。画桥烟柳，莺与燕争忙。一望桃红李白，东风暖满目韶光。秋千架，佳人笑语，隐隐出雕墙。

王孙行乐处，金鞍银勒，玉 瑶觞。渐酒酣歌竟，重过横塘。更有赏花品鸟，骚人辈仔细端详。魂消处，楼头月上，归去马蹄香。

右调《满庭芳》

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秦曰咸阳，汉曰京兆。到三国六朝时节，东征西战，把个天下四分五裂，长安宫阙俱成灰烬瓦砾。直至隋，炀帝无道，四海分崩，万民嗟怨。

生出一个真命天子，姓李名渊。他见炀帝这等荒淫，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在晋阳地方招兵买马。一时豪杰俱来归附。那时有刘武周、萧铣、薛举、杜伏威、刘黑闥、王世充、李密、宋老生、宇文文化及各自分据地方，被李渊次子李世民一一剿平，遂成一统。建都长安，国号大唐。后来世民登极，就是太宗皇帝，建号贞观。文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武有秦琼、李靖、薛仁贵、尉迟敬德等，一班儿文臣武将济济跽跽。真正四海升平，八方宁静。后来太宗晏驾，高宗登基，立了个宫人武曌为后。那武后才貌双全，高宗极其宠爱。谁想她阴谋不轨，把那顶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竟要兜揽到身上担任起来。她虽然久蓄异心，终因老公在前，碍着眼不敢就把若

大一个家计包揽在身。及至高宗亡后,太子传位,年幼懦弱,武后便肆无忌惮,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自己临朝听政,改国号曰周,自称则天皇帝。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只得向个进裂的雌货叩头称臣,那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却又有怪,历朝皇帝是男人做的,在宫中临幸嫔妃。那则天皇帝是女人做的,竟要临幸起臣子来。始初还顾些廉耻,稍稍收敛。到后来习以为常,把临幸臣子只当做临幸嫔妃,彰明较著,不瞒天地地做将去。内中有张昌宗、薛敖曹、怀义、张易之四人最为受宠。每逢则天退朝寂寞,就宣他们进去玩耍,或是轮流取乐,或是同榻寻欢。说不尽宫闱的秽德、朝野的丑声。亏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反周为唐,迎太子复位,是为中宗。却又可笑,中宗的正后韦氏,才干不及则天,那一种风流情性,甚是相同,竟与武三思在宫任意作乐。只好笑那中宗,不惟不去觉察她,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你道好笑也不好笑。到得中宗死了,三思便与韦氏密议,希图篡位。朝臣没一个不怕他,谁敢与他争竞?幸而唐祚不应灭绝,惹出一个英雄来。那英雄是谁?就是唐朝宗室,名唤隆基。他见三思与韦后宣淫谋逆,就奋然而起,举兵入宫,杀了三思、韦后并一班助恶之徒,迎立睿宗。睿宗因隆基功大,遂立为太子。后来睿宗崩了,隆基即位,就是唐明皇了。始初建号开元,用着韩休、张九龄等为相,天下大治。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用了奸相李林甫。那些正人君子,贬的贬,死的死,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他便将声色货利迷惑明皇,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不消几年,变做极无道的昏君。见了第三子寿王的正妃杨玉环标致异常,竟夺入宫中,赐号太真,册为贵妃。看官,你道那爬灰的勾当,就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也无有不被人唾骂耻辱的,岂有治世天子做出这等事来,天下如何不坏?还亏得全盛之后,元气未丧,所以世界还太平。

是年开科取士,各路贡士纷纷来到长安应举。中间有一士子,姓钟名景期,字琴仙。本贯武陵人氏。父亲钟秀,睿宗朝官拜功曹。其

妻袁氏，移住长安城内。只生景期一子，自幼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七岁就能做诗。到得长成，无书不览，五经诸子百家，尽皆通透，闲时还要把些‘六韬’、‘三略’来不时玩味。十六岁就补贡士，且又生得人物俊雅，好像粉团成玉琢就一般。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他再三阻挡，自己时常想到：‘天下有个才子，必要有一个佳人作对。父亲择亲，不是惑于媒妁，定是拘了门楣，那家女子的媿妍好歹哪能知道？倘然造次成了亲事，娶来却是平常女子，退又退不得，这终身大事如何了得？’执了这个念头，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西觅，靠着天缘，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方遂得平生之愿。因此蹉跎数载，父母也不去强他。到了十八岁上，父母选择了吉日，替他带着儒巾，穿着圆领，拜了家堂祖宗，次拜父母，然后出来相见贺客。那日宾朋满堂，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无不极口称赞，怎见他好处，但见：

丰神绰约 态度风流。粉面不须傅粉 朱唇何必涂朱。气欲凌云 疑是潘安复见 美如冠玉 宛同卫玠重生。双眸炯炯似寒晶 十指纤纤若春笋。下笔成文 会晓胸藏锦绣 出言惊座 方知满腹经纶。

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已毕，摆了酒肴，大吹大擂，尽欢而别。钟秀送了众人出门，与景期进内，叫家人再摆出茶果来，与夫人袁氏饮酒。袁氏道：“我今日辛苦了，身子困倦，先要睡了。”景期道：“既是母亲身子不安，我们也不须再吃酒，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钟秀道：“说得是。”叫丫鬟掌了灯，进去睡了。景期到书房中，坐了一会，觉得神思困倦，只得解衣就寝。一夜梦境不宁，到了五更，翻来复去，再睡不着。一等天明，就起来穿戴衣巾，到母亲房里去问安。走到房门首，只见丫鬟已开着房门。钟秀坐在床沿上，见了景期说道：“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景期道：“昨夜梦寐不宁，一夜睡不着。因此来问爹娘，身子可好些么？”钟秀道：“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今早疲塞起来。我故此叫丫鬟出去，吩咐烧些汤水进来。正要来叫你，你却来了。”景期道：“既然如此，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待我梳洗了，快去卜问。”说罢，

各去料理。

那日 ,钟景期延医问卜 ,准准忙了一日 ,着实用心调护。不想犯了真病 ,到了第五日上 ,就呜呼了。景期哭倒在地 ,半晌方醒。钟秀再三劝慰 ,在家治丧殡殓。方到七终 ,钟秀也染成一病 ,与袁氏一般儿症候 ,景期也一般儿着急。却也犯了真病 ,一般儿呜呼哀哉了。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殡殓。那钟秀遗命 ,因原籍路远 ,不必扶柩归家 ,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景期遵命而行。

却原来钟秀在日 ,居官甚是清廉 ,家事原不甚丰厚。景期连丧二亲 ,衣衾棺槨 ,买地筑坟 ,治丧使费 ,将家财用去了十之七八。便算计起来 ,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有极得意自小在书房中服侍的冯元 ,不得已也打发去了。将城内房子也卖了 ,另筑小房五六间 ,就在父母坟旁。只留一个苍头、一个老姬 ,在身边度日。自己足不出户 ,在家守制读书 ,常到坟上呼号痛哭 ,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 ,都置之度外了。光阴荏苒 ,不觉三年服满。正值天宝十三年 ,开科取士 ,有司将他名字已经申送。只得唤苍头随着收拾进城 ,寻个寓所歇下。到了场期 ,带了文房四宝 ,进场应试。

原来唐朝取士 ,不用文章 ,不用策论 ,也不用表判。第一场只有五言、七言的排律 ,第二场是古风 ,第三场是乐府。那钟景期 ,平日博通今古 ,到了场中 ,果然不假思索 ,揭开卷子 ,信笔而挥 ,真个是 :字中蝌蚪落文河 ,笔下蛟龙投学海。眼见得三场已毕 ,寓中无事 ,那些候揭晓的员士 ,闻得钟景期在寓 ,也有向不识面 ,慕他才名远播来请教的 ,也有旧日相知 ,因他久住乡间来叙契阔的 ,纷纷都到他寓所 ,拉他出去。终日在古董铺中、妓女人家 ,或书坊里、酒楼上及古刹、道院里边 ,随行逐队地玩耍。钟景期向住乡村 ,潜心静养 ,并无杂念。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 ,略觉有些心动 ,那功名还看得容易 ,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中。思量 :如今应试 ,倘然中了 ,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 ,哪里还有功夫再去选择佳人。不如趁这两日 ,痴心妄想去撞一撞 ,或者天缘凑巧 ,也未可知。那日起了这个念头 ,明日就撇了众人 ,连苍头

也不带,独自一个去城内城外,大街小巷,痴痴地想,呆呆地走,一连走了五六日,并没个佳人的影儿。苍头见他回来,茶也不吃,饭也不吃,只是自言自语,不知说些什么,便道:“相公一向老实的,如今想是众位相公牵去结识了什么婊子,故此这等模样么。我在下处寂寞不过,相公带我去走走,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相公又没有娘娘,料想没处搬是非,何须瞒着我?”景期道:“我自有心事,你哪里知道。”苍头道:“莫非为着功名么?我前日在门首,见有个蓄的走过,我叫他跌了一蓄。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相公不须忧虑。”景期道:“你自去,不要胡言乱语惹我的厌。”苍头没头没脑,猜他不着,背地里暗笑不题。

到次日,景期绝早吃了饭出来,走了一会,到一条小胡同里,只有几户人家,一带通是白石墙。沿墙走去,只见一个人家,竹门里边冠冠冕冕,潇潇洒洒的可爱。景期想到:“看这个门径,一定是人家园亭,不免进去看一看,就是有人撞见,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难道我这个模样,认做白日撞个成。”心里想着,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酒气直冲,鼾鼾地睡着。景期也不睬他,一直闯将进去,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转入二重门内,只见绿荫参差,苍苔密布,一条路是白石子砌成的。前面就是一个鱼池,方圆约有二三亩大。隔岸种着杨柳桃花,枝枝可爱,那杨柳不黄不绿,撩着风儿摇摆,桃花半放半合,临着水儿掩映。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在帘内穿来掠去地飞舞。池边一个小门儿,进去是一带长廊,通是朱红漆的万字栏杆。外边通是松竹,长短大小不齐,时时有千余枝,映得檐前里翠。走尽了廊,转进去是一座亭子。亭中一匾,上有“锦香亭”三字,落着李白的款。中间挂着名人诗画、古鼎商彝,说不尽摆设的精致。那亭四面开窗,南面有牡丹数墩,与那海棠、玉兰之类,后面通是杏花,东边通是玉兰树,西边通是桂树。此时是二月天时,众花都是蕊儿,惟有杏花开得烂漫。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有那些白头公、黄莺儿,飞得好看,叫得好听。景期观之不足,再到后边,有绝大的假山,通是玲珑怪石攒凑迭成。石缝里有兰花芝草,山上有古

柏长松,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转下山坡,有一个古洞。景期捱身走过洞去,见有高楼一座,绣幕珠帘,飞甍画栋,极其华丽。正要定睛看时,忽然一阵香风在耳边吹过,那楼旁一个小角门,呀的一声开了,里面嘻嘻笑笑,只听得说:“小姐这里来玩耍。”景期听了,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蹲着身子,偷眼细看。见有十数个丫鬟,拥着一位美人,走将出来。那美人怎生模样,但见:

眼横秋水,眉扫春山。宝髻儿高绾绿云,绣裙儿低飘翠带。可怜杨柳腰,堪爱桃花面。仪容明艳,果然金屋婵娟;举止端庄,洵是香闺处女。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美人轻移莲步,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瓷古墩儿上坐下,那些丫鬟们,都四散走在庭中。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有的在茶藤架边撞乱了鬃丝,吃惊吃唬地将双手来按;有的被蔷薇刺儿挂住了裙袖,痴头痴脑地把身子来扯;有的因领扣松了,仰着头扭了又扭;有的因膝裤带散了,蹲着腰结了又结;有的要斗百草,有的去看金鱼;一时也观看不尽。只有一个青衣侍女,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二分,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也不与她们玩耍,独自一个在阶前,摘了一朵兰花,走到那美人身边,与她插在头上,便端端正正地站在那美人旁边。那美人无言无语,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才吐出似莺啼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说道:“梅香们,随我进去罢。”众丫鬟听得,都来随着美人。这美人将袖儿一拂,立起身来冉冉而行,众婢拥着早进了一小角门儿,呀的一声,就闭上了。

钟景期看了好一会,又惊又喜,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还疑是梦魂儿错走到月府天宫去了。不然,人世间哪能有此女子?呆了半晌,如醉如痴,恍恍惚惚,把眼睛摸了又摸,擦了又擦,停了一会,方才转出太湖石来。东张西望,见已没个人影儿,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就嗅嗅她的余香,偎偎她的遗影。正在憧憬思量,忽见地上掉着一件东西,连忙拾起看时,却是异香扑鼻,光彩耀目。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那美人是谁家女子,且看下回

分解。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

诗曰：

晴日园林放好春，馆娃宫里拾香尘。
痴心未了鸳鸯债，宿疾多渐鹦鹉身。
柳爱风流因病睡，鹤贪欢喜也嗔人。
桃花开遍萧郎至，地上相逢一面亲。

话说钟景期间入人家园里，忽然撞出一个美人来，偷看了一会，不亦乐乎。等美人进去了，方才走上庭阶，拾得一件东西，仔细看时，原来是一幅白绫帕儿。兰麝香飘，洁白可爱，上有数行蝇头小楷，恰是一首“感春”绝句。只见那诗道：

帘幕低垂掩洞房，绿窗寂寞锁流光。
近来情绪浑萧索，春色依依上海棠。

明霞漫题

钟景期看了诗，慌忙将绫帕藏在袖里，一径寻着旧路走将出来。到头门上，见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儿，尚未曾醒。钟景期轻轻走过，出了门，一直往巷口竟走。不上三五步，只听得后面一人叫道：“钟相公在哪里来？”景期回头一看，却见一个人，戴着尖顶毡帽，穿着青布直身，年纪二十内外。看了景期，两泪交流，纳头便拜。景期伸手去扶他起来细认，原来是位旧日的书僮，名唤冯元，还是钟秀在日，讨来服侍景期的。后来钟秀亡了，景期因家道萧条，把家人僮婢尽行打发，因此冯元也打发在外。是日路上撞着，那冯元不忘旧恩，扯住了，拜了两拜。景期看见，也自恻然。问道：“你是冯元，一向在哪里？”冯元道：“小人自蒙相公打发出来，

吃苦万千，如今将就度日，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住。”景期正要打听园中美人的来历，听见冯元说住在这里，知道他一定晓得，便满心欢喜道：“你家就在这里么？”冯元指着前面道：“走完了一带白石墙，第三间就是。”景期道：“既是这等，我有话问你，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冯元道：“难得相公到小人家来，极好的了。”说完，向前先跑，站在自己门首，一手招着道：“相公这里来！”一手在腰间乱摸。景期走到，见他摸出个铁钥匙来把门上锁开了。推开门，让景期进去。

景期进得门看时，只是一间房子。前半间沿着街，两扇吊窗吊起。摆着两条凳子，一张桌子。照壁上挂一幅大红大绿的关公，两边贴一对春联是：“生意滔滔长，财源滚滚来。”景期看了，笑了一笑，回头却不见冯元。景期思道：“他往哪里去了？”只道他走进后半间房子去，往后一看，却见一张四脚床，床上摊一条青布被儿，床前一只竹箱、两口行灶，搁板上放着碗盏儿，那锅盖上倒抹得光光净净。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柱上挂着鞭子、马刷儿、马刨儿。景期心下暗想道：“他住一间房子，为何有这些养马的家伙？”却也绝不见冯元的影儿。正在疑惑，只见冯元满头汗地走进来，手拿着一大壶酒，后面跟着一个人，拿两个盘子，一盘熟鸡，一盘热肉，摆在桌上，那人自去了。冯元忙掇一条凳子放下，叫声“相公坐了。”景期道：“你买东西做什么？”冯元道：“一向不见相公，没什孝敬。西巷口太仆寺前，新开酒店里东西甚好，小人买两样来，请相公喝一杯酒。”景期道：“怎要你破钞起来。”冯元道：“惶恐！”便叫景期坐下，自己执壶。站在一旁斟酒。原来那酒也是店上现成烫热的了。景期一面吃酒，一面问他道：“你一向可好么？”冯元道：“自从在相公家里出来，没处安身，投在个和尚身边，做香火道人。住了年余，那和尚偷婆娘败露了，吃了官司，把个静室折得精光，和尚也不知哪里去了。小人出来，弄了几两银子做本钱，谁想吃惯了现成茶饭，做不来生意，不上半年，又折完

了。旧年遇着一个老人，是太仆寺里马夫，小人拜他做了干爷，相帮他养马。不想他被劣马踢死了，小人就顶他的名缺。可怜马瘦了要打，马病又要打。料草银子、月粮工食通被那些官儿，一层一层地克扣下来，名为一两，到手不上五钱。还要放青剑铍，喂料饮水，日日辛苦得紧，相公千万提拔小人，仍收在身边，感激不尽了。”景期道：“当初原是我打发你的，又不是你要出去。你既不忘旧恩，我若发达了自然收你。”说完，那冯元又斟上酒来。景期道：“我且问你，这里的巷叫什么巷名？”冯元道：“这里叫做莲英儿巷，通是大人家的。后门一带是拉脚房子，不多几份小人家住着，极冷静的。西头是太仆寺前大街，就热闹了。前巷是锦里坊，都是大大的朝官第宅，直透到这里莲英儿巷哩！”景期道：“那边有一个人家，竹门里是什么人家？”冯元问道：“可是方才撞着相公那边门首么？”景期道：“正是。”冯元道：“这家是葛御史的后园门，他前门也在锦里坊，小人的房子就是赁他的。”景期道：“那葛御史叫什么名字？”冯元想了一想道：“名字小人却记不得，只记到他号叫做葛天民。”景期道：“原来是御史葛天民，我倒晓得他名字，叫葛太古。”冯元点头道：“正是叫做葛太古，小人一时忘记了。相公可是认得他的？”景期道：“我曾看过他诗稿，故此知道，认是没有认得。你既住他的房子，一定晓得他可有几位公子？”冯元道：“葛老爷是没有公子的，他夫人也死的了。只有一个女儿，听见说叫明霞小姐。”景期听见明霞二字，暗暗点头。问道：“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冯元道：“那小姐的容貌，说来竟是天上有世间无的。就是当今皇帝宠的杨贵妃娘娘，若是走来比并，只怕也不相上下。且又女工针黹、琴棋书画、吟诗作赋，般般都会。”景期道：“那小姐可曾招女婿么？”冯元道：“若说女婿，却也难做。他家的那葛老爷因爱小姐，一定要寻个与小姐一般样才貌双全的人儿来作对。就是前日当朝宰相李林甫，要来替儿子求亲，他也执意不允，不是说年幼，就是说有病，推三阻四，人也不能相强。所以小姐如今一十

八岁了还没对头。”景期道：“你虽然住他房子，为何晓得他家事恁般详细？”冯元道：“有个缘故：他家的园里，一个杂人也不得进去的，只用一个老儿看守园门。这老儿姓毛，平日最是贪酒，小人也是喜欢吃酒的，故此与小人极相好。不是他今日请我，说是我明日请他，或者是两人凑来扛扛儿。这些话，通是那毛老儿吃酒中间向小人说的。”景期道：“你可曾到他园里玩耍么？”冯元道：“别人是不许进去的，小人因与毛头儿相知，时常进去玩耍儿。”景期道：“你到他园里，可有时看见小姐？”冯元道：“小姐如何能得看见。小人一日在他园里看见一个贴身服侍小姐的丫鬟出来采花，只见这个丫鬟，也就标致得够了。”景期道：“你如何就晓得那丫鬟是小姐贴身服侍的？”冯元道：“也是问毛老儿，他说这丫鬟名唤红于，是小姐第一个喜欢的。”景期听得，心就开了，把酒只管吃。冯元一头说，一头斟酒，那一大壶酒已吃完了。景期立起身来，暗想：这段姻缘倒在此人身上。便道：“冯元，我有一事托你，我因久慕葛家园里景致，要进去游玩，只恐守园人不肯放进。既是毛老与你相厚，我拿些银子予你，明日买些东西，你便去叫毛老到你家吃酒。我好乘着空进园去游一游。”冯元道：“这个使得。若是别的，那毛老儿死也不肯走开。说了吃酒，随你上天下地，也就跟着走了。明日相公坐在小人家，待小人竟拉他同到巷口酒店，上去吃酒。相公看我们过去了，竟往他园里去。若要得意，待我灌得他烂醉，扶他睡在我家里，凭相公玩耍一日。”景期道：“此计甚妙。”袖中摸出五钱银子付与冯元道：“你拿去做明日的酒资。”冯元再三不要，景期一定要予他，冯元方才收了。景期说声：“生受你。”出了门竟回寓所，闭上房门，取出那幅绫帕来细细吟玩。想道：“适才冯元这些话与我听见甚合，我看见的自然是小姐了。那绫帕自然是小姐的了，那首诗想必是小姐题的了。她既失了绫帕，一定要差丫鬟出来寻觅，我方才计较已定，明日进她园中，自然有些好处。”又想到：“她若寻觅绫帕，我须将绫帕还她，才好挑逗几句话儿。既将绫帕

还她，何不将前诗和她一首。”

想得有理，就将帕儿展放桌上，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向绫帕上一挥，步着前韵，和将出来：

不许游蜂窥绣房，朱栏屈曲锁春光。

黄鹂久住不飞去，为爱娇红恋海棠。

钟景期奉和

景期写完了诗，吟哦了一遍，自觉得意，睡了一夜。至次日，早膳过了，除下旧巾帻，换套新衣裳，袖了绫帕儿，径到莲英儿巷冯元家里。冯元接着道：“相公坐了，待我去那厢行事。相公只看我与毛老儿走出了门，你竟到园里去便了。只是小人的门儿，须要锁好。匙钥我已带在身边，锁在桌上，相公拿来锁上便是。”景期道：“我晓得了，你快些去。”冯元应了，就出门去。景期在门首望了一会，见冯元挽着毛老儿的手，一径去了。景期望他们出了巷，才把冯元的门锁了，步入园来。此番是熟路，也不看景致，一直径到锦香亭上。还未立定，只听得亭子后边，唧唧啾啾似有女人说话。他便退出亭外，将身子躲过，听她们说话。却又凑巧，恰好是明霞小姐同着红于两个，出来寻取绫帕。只听得红于说道：“小姐，和你到锦香亭上寻一寻看。”明霞道：“红于又来痴了，昨日又不曾到锦香亭上来，如何去寻？”红于道：“天下事体尽有不可知，或者无意之中倒寻着了。”小姐说：“正是。”两个同到亭子上来。明霞道：“这里没有，多应不见了。”红于道：“园中又无闲杂人往来，如何便不见了。”明霞道：“众丫鬟俱已寻过，通说不见。我恐她们不用心寻，故此亲身同你出来，却也无寻处，眼见得不可复得了。”红于道：“若是真正寻不着，必是毛老儿拾去换酒吃了。”明霞笑道：“那老儿虽然贪酒。决不敢如此。况且这幅绫帕儿，也不值甚的。我所以必要寻着者，皆因我题诗在上，又落了款。惟恐传到外厢，那深闺字迹，女子名儿，倘落在轻佻浪子之手，必生出一段有影无形的话来。我故此着急。”红于道：“我的意思，也是如此。”